

「雲雀號」的奇異魔咒

——一個名稱的意義究竟是什麼？涵蓋一切，甚至還包括招來災患嗎？——

自西元一九〇三年萊特兄弟發明飛機後，飛行員總愛給自己的飛機取個名字或綽號，透過此種模式讓飛機更顯人性化，也讓自己更感到驕傲而快樂。尤其是在戰爭時期，如二戰時各國航空官兵不論空地勤人員，都會把派遣給他們的飛機起個名字，將之視為有人格而鮮活的人物看待，而非僅是附有序列編號之金屬與塑膠組合的機器而已。至於名字更是五花八門，應有盡有，如碧卡地百合(Piccadilly Lily)、高砲餌(Flak Bait)、限時專送(Special Delivery)、喘氣狗(Dog Breath)、玩具兵(Tinker Toy)、噓噓寶貝(Shoo Baby)、夢菲絲大美人(Memphis Belle)...

：或者雲雀(Skylark)等等。這些名字已經變成他們家庭成員的一部分，一個再熟悉不過的避難所，與通往希望中家園的運輸載具。

雖然許多飛機都為其機員們所鍾愛，但也有極為少數被埋怨的壞名聲，如因維修太頻繁的飛機，會被封為「棚廠皇后(Hanger Queens)」；又如一位前B-17「空中堡壘」的射手兼機械員康莫爾(John Comer)在其《空戰機員(Combat Crew)》一書中指出，有些飛機總是不斷碰上倒楣事，被稱為「白虎星(Uinx)」，凡是被分派到要駕駛它執行任務的機員，心理上的壓力可大了。他在書中說：「在打仗時候的人，有時會變得有些迷信，他們總想盡各種辦法去避諱自己所疑心將碰上的倒楣事，有的會在身上掛上千奇百怪護身符或吉祥物，有的則會故意穿上每次出任務都穿的那套老舊服裝，又或者攜帶一點有關的幸運物；有些傢伙被分派到『白虎星』時，就像快要噩夢成真，眼看自己的末日將至一般。」由此可知，當某一飛機變得惡名昭彰時，它會帶來惱人麻煩的消息，便會在機組員中口耳相傳，一批一批地不斷傳聞下去。

依康莫爾所稱，如乙架被派至第八航空隊第三八一轟炸大隊的B-17

「玩具兵」，許多人只要一聽要駕駛該機執行任務便會不寒而慄；他們絕對相信，壞事必定會發生，因為這架轟炸機已經不只一次，而是專門扮演敵人戰鬥機與高砲彈的吸鐵磁！也許他們說的對，在某次任務中，「玩具兵」的正駕駛被乙枚二〇公釐高砲彈擊中身亡，副駕駛不顧自己的傷勢，勉強將受「魔咒」的轟炸機飛回英國。一直熬到一九四三年，該「白虎星」在空中被德國戰鬥機撞上，墜毀在德國不來梅(Bremen)，大部分的機員殉職，才宣告結案。

不過，在時運不佳的倒霉名字中，「雲雀號」在惡名史上算是最特殊的一個。有好長一段時間，凡有不幸倒霉的事，都與這名字有關聯，屢見不鮮，且愈來愈厲害，甚至有好幾架不同的航空器，因取了這個名字，竟然非常奇怪地遭受到同樣的命運。

故事可以回溯到一九一〇年的五月份，馬爾斯(James C. Mars)以航空先驅的姿態，使用寇蒂斯(Curtiss)雙翼機，在美國阿肯色州實施該州從未有過的首次飛機載人飛行，在起飛前由其妻為飛機命名，據報載她在引擎上擊碎一瓶酒並宣稱：「我命名為『雲雀』，願她高飛長遠！」；但僅乙個月，「雲雀」在坎薩斯州的托匹卡

(Topeka, Kan.)墜毀，所幸馬爾斯逃過一劫，雙翼機最後也能重新修復。

感謝名音樂家墨賽和卡密洽爾(Johnny Mercer & Hoag Carmichael)在一九四二年合寫了首流行歌曲，因之在二戰中有好幾架飛機都不約而同地命名為「雲雀號」。「雲雀」這首歌在二戰的那幾年當中，入選為世界十大最佳歌曲，就不知有多少次了；當年婦孺皆知的格倫密勒(Glenn Miller)、狄娜蕭(Dinah Shore)、平克勞斯貝(Bing Crosby)以及哈萊傑米(Harry James)等世界頂級男女名歌星皆曾演唱過，其動人歌詞大略如後：

啊 雲雀呀雲雀

我不知道你能否找到

但我心已乘你羽翼奔馳

你如發現他們在哪

你可願帶領我去嗎

Oh Skylark

I don't know if you can find these things

But my heart is riding on your wings

So if you see them anywhere

Won't you lead me there

讓「雲雀號」命中註定惡運的傳言，應起始於「第十七轟炸大隊」編號四一一一七九



知名影星、歌王平克勞斯貝等明星，傳唱「雲雀」一曲，使該首歌廣受民眾喜愛，風靡一時。

一七的B-26轟炸機，這架命名為「雲雀」的轟炸機，由克里普斯少尉(2nd Lt. Conrad Kreps)駕駛，共六名機員於一九四三年元月遭高砲擊中，墜毀於突尼西亞境內之蓋比士(Gabes, Tunisia)，乙名機員喪生，正駕駛克里普斯於意外後仍繼續執行其他任務，但五天後，在另一次的飛行任務中不幸喪生。

一九四四年元月，第九四轟炸大隊乙架同樣命名為「雲雀」的B-17「空中堡壘」，其編號為四二一三〇八五九；在空襲佛蘭克福(Frankfurt)任務後，回航途中竟與另乙架飛行堡壘不幸相撞，究其原因為「雲雀號」原是擔任編隊飛行中領隊的位置，但在任務前試飛時，正駕駛員坎德羅中尉(1st Lt. Louis C. Kandl)發現機械問題，



1944年元月，編號42-30859的B-17「雲雀號」轟炸機，在德境內空中相撞，八名機員殉職。

必須立即調整，結果延誤了起飛，正當「雲雀號」終於趕上機群時，恰可補上大編隊最外沿之僚機空檔，可是當任務即將完成前，另乙架大編隊中曾被敵軍戰鬥機追散的B-17型機，在急忙中歸隊，竟一頭撞上「雲雀號」，兩架轟炸機雙雙墜毀在德國境內赫麥斯克(Hermskeil)附近，「雲雀號」十名機組員中，有八名在此事件中不幸殉職。也許是一種迷信的預感，該機副駕駛布萊特少尉(2nd Lt. Brandon J. Britt)殉職前，曾在其日記中寫道：「我非常相信，我們的飛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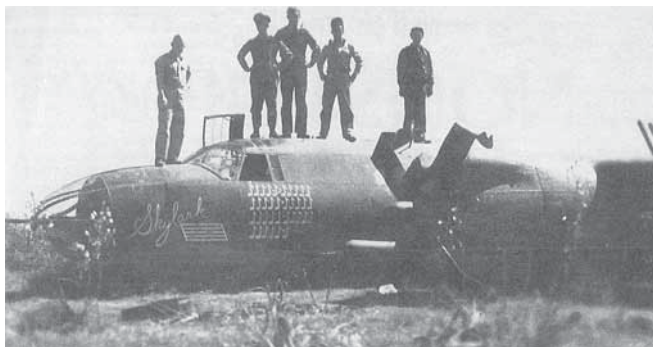
內必定有什麼怪異的東西會吸引高射砲彈！」

其他另外不幸被挑中取名為「雲雀」的飛機，也苦於遭到同樣命運。一九四三年三月，第三〇六轟炸大隊，編號四二—五二七八號的B-17型機，在法國洛芮特(Lorient)上空被擊落，該機機長譚納爾中尉(1st Lt. Earl C. Tunnel)及五名機組員共六員被活捉成為戰俘，另有三人喪生，僅比格斯中尉(1st Lt. Robert Biggs)設法躲過敵軍追捕。

美駐防撒丁島(Sardinia)基地，第十七轟炸大隊，編號四二—四三二九三的B-26轟炸機，亦被命名為「雲雀號」。一九四四年四月裡，在赴義大利巴辛尼(Bucine)的空襲中，左引擎被高砲擊中，飛機液壓系統完全壞掉，升降舵亦失效，在機組員們以最快的速度將所載炸彈拋掉後，機長道根中尉(1st Lt. Charles E. Dungan)居然駕駛飛機



編號42-43293的B-26「雲雀號」，起飛前全體機組員合影。



以機腹著地迫降的「雲雀號」，機員雖幸免於難，但飛機仍難逃報銷之命運。

以機腹著地，迫降於科西加的英軍奧托機場，所幸機員們大難不死，但該機已完全報銷。

同年八月，隸屬於第三八四轟炸大隊，編號四二—九七二〇四，命名為「雲雀號」的B-17型機；在空襲德國安克蘭(Anklam)後，被兩架敵方戰鬥機追擊墜毀，幸十名機員由機長小雷尼少尉(2nd Lt. Harry W. Rainy Jr.)率領，安全跳傘逃生，其中機尾砲手戈登士官長(Staff Sgt. Norman H. Gordon)無巧不巧正降落在納粹黨衛軍黑衫軍的營房中，並當場在營地內遭槍斃處決；而機側砲手勞頓士官長



1944年「雲雀號」B-17在柏林上空被高砲擊中墜毀。

由上述事件中，我們或許可以推論，飛機假設命名為「雲雀」，則會遭遇惡運；那麼改過名字後，應該無事了吧！但仍有一個例子，說明改名之後仍是難逃惡運。第八航空隊編號四一—二九一九一的B-24H轟炸機，原隸屬於第三八九轟炸大隊時，即被命名為「雲雀號」，但後經調至第三九二轟炸大隊，被重新命名為「飛鯊號(Sky Shark)」，由懷特少尉(2nd Lt. Robert K. White)擔任機長。當一九四四年二月，空襲德國科塔市(Gotha)「梅氏戰機工廠」時，遭德軍戰鬥機攻擊，嚴重受傷；十名機組員均跳傘成功，其中僅無線電員溫茲拉夫士官長(Tech Sgt. Richard W.

Wenzlaß) 被俘，其後列入戰地陣亡名單，此即乙架曾命名為「雲雀」機的下場。

在歐洲及地中海戰場，惡運當頭的「雲雀」不僅是轟炸機而已。一九四四年，以英國為基地的第五戰鬥大隊，便有兩架戰機不小心命名為「雲雀」，結果都雙雙墜毀，是編號四二一六七〇八〇的P-38型機，在一月份作戰時失蹤，駕駛員為小溫特中尉(1st Lt. Herbert T. Winter Jr.)，後來被列入戰地陣亡名單；另乙架是由哈貝克中尉(1st Lt. Robert K. Harbeck)隨其編號44-14204之P-51型機墜落而殉職。



編號41-29192，改名「飛鯊號」的B-24H轟炸機，仍難逃惡運。

令人不可思議的是，此一魔咒甚至已有延伸到飛機之外的趨勢。美海軍掃雷艦「雲雀號」(USS Skyark)，編號「AM-63」，於一九四五年三月裡，就在沖繩島外無端撞上兩枚日本水雷；第一枚在其右舷爆炸，艦身隨即起火燃燒，官兵見狀亦奮勇救火，但命中註定了的「雲雀」，又碰上了第二枚水雷，於是此一原本巡弋海上的「雲雀號」，遂在兩次爆炸中，造成五名水手死亡，並於掙扎十五分鐘後，宣告沉沒。

二戰中，在美國生產線上，奮力推出成千上萬的飛機中，那些命名為「雲雀」的航空器，所遭遇之毀損數，竟有著令人驚異的高百分比。但是，不管他們曾經歷和忍受了多麼大的艱苦，卻不是所有「雲雀號」的機員們，都會對其飛機有所埋怨，如前面曾提過一九四四年四月中，在科西加以機腹迫降的那架B-26「雲雀號」，其機組員們都認為他們是幸運的，因為飛機雖

然報銷了，但卻無人陣亡，機長查爾士道根回憶說：「我們真是特別萬幸，竟沒有人重傷；雖然事後從我與副駕駛兩人身上，拔取玻璃和塑膠小碎片，就處理了好幾個星期！」最後，也許這些「雲雀號」的故事，最重要的乃在告訴所有人，藉著這些經歷，可以貫穿整個航空作戰史的來龍去脈。我們看，多少可敬的青年，為了尋求戰爭之真諦，走上戰場，多少熱血青年，為了達成翱翔藍天的嚮往，而遠離家園魂斷異域。

本文中未詳加報導的另幾架命名為「雲雀」的飛機，如這架編號41-11883的B-24型機，亦慘遭夭折。

